

王蒙文集

第三卷

华艺出版社

I211.4
55
11

王蒙文集



华艺出版社

第三卷
中篇小说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做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

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的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三十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五十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

该是中国的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做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做为出版者、做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做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行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从一九五三年深秋那个晚上我提起笔来开始写《青春万岁》初稿的最初几行字的时候算起，已经是整整四十个年头了。

我为了我们的国家、社会、生活更加美好而写作。我为什么写作？它的答案与为什么革命为什么活着是一样的。

我爱生活，我叹息一切美好的瞬间的短促。只有文学才能使美好的瞬间与永恒连接起来。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形式。文学就是怀念，文学就是复苏，文学就是青春，文学就是人生的滋味，文学就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文学就是生命所剩余的一切。

至少我有理由指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已更长久。我已经不在的时候，也许有一个青年会为我的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有一个少女会为我的一篇诗歌而动容，也许有一位长者会为我的一篇小说而煎熬。单是这样想一想已经够让人激动的了。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会比我自已走更远的路。我的作品会走进我还没有机会走进的房子，我的作品会说我还不会说的话，我的作品会有比我自已更宽豁的胸怀和臂膀，拥抱我们的这个星球，拥抱我们的这个世界，拥抱那个叫做人的同类。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在写作的时候我能够比我自已还要好一点，聪明一点，丰富一点，有时候更执著一点，也有时候更豁达一点。因为我是太平凡了，我是有太多缺点以至于缺陷了。我不满意于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投胎一次生活一次，我只能在写作里得到一些校正与补偿。

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

语言和文字是我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浪费它们。

我喜欢你也喜欢他，只有在写作当中，我们才得相识，相交，成为朋友。而如果没有朋友，我们是多么孤独呀！

我喜欢写作还因为我并不是总是快乐的。谁能回避那些沉重的不愉快的甚至于可怕的事情呢？然而当这一切经验都变成成为文学的契机的时候，人生就比较能够忍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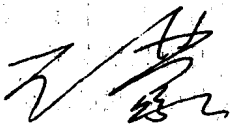
文学使往日重新鲜活，文学使黯淡变成趣味——至少是自嘲，文学使痛苦焕发辉煌，文学使灰烬蓬勃温热。文学使有所作为者尽情发挥，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孤独者清谈者自大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避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文学是有为更是无为。文学是有为的无为，无为的有为。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

最后，我写作，还因为我是王蒙。我只能为王蒙，我希望我是王蒙，所以我只能写作。所以我还要一页一页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再写下去。我愿意放弃这和放弃那，但是我不能放弃写作。请原谅了，再一次地请求原谅了。

阿门。



1993年12月10日

第三卷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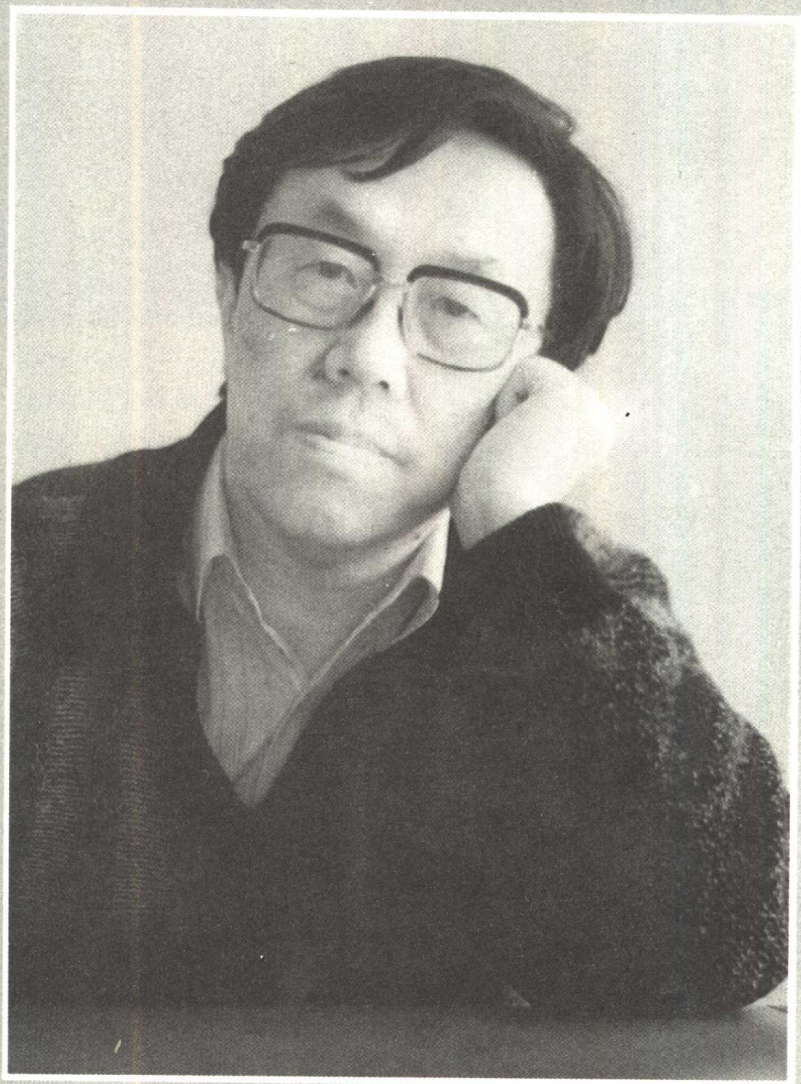
本卷收中篇小说十四篇。写于 1979—1991 年。

可以看得出来，愈写愈多一些调侃。语言愈益刻薄而思想愈益宽容。

或可见作者心情之一斑。

王蒙

1993 年 3 月



神情专注的王蒙



上、1986 年 12 月，王
蒙在阿尔及利亚
巧遇一捷克作家。

中、王蒙在写作



下、1991 年 4 月 1 日，
王蒙在家中和德
国汉学家顾斌合
影留念。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1)
自序	王蒙(1)
第三卷说明	(1)

布礼	(1)
蝴蝶	(70)
杂色	(135)
如歌的行板	(182)
湖光	(251)
相见时难	(314)
莫须有事件	(444)
风息浪止	(486)
深渊	(535)
鹰谷	(594)
名医梁有志传奇	(644)
一嚏千娇	(681)
球星奇遇记	(727)
蜘蛛	(793)

布 礼

一九五七年八月

奇热的天气。P城气象台预报说，这一天的最高气温是摄氏三十九度。这是一个发烧、看急诊的温度，一个头疼、头晕、嘴唇干裂、食欲减退、舌苔变黄而又畏寒发抖、颜面青白、嘴唇褐紫、捂上双层棉被也暖和不过来的温度。你摸一摸桌子、墙壁、床栏杆，温吞吞的。你摸一摸石头和铁器，烫手。你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冰凉。钟亦成的心，更冷。

这是怎么回事？忽然，一下子就冻结了。花草、天空、空气、报纸、笑声和每一个人的脸孔，突然一下子都硬了起来。世界一下子降到了太空温度——绝对零度了吗？天空像青色的铁板，花草像杂乱的石头，空气液化以后结成了坚硬的冰块，报纸杀气腾腾，笑声陡地消失，脸孔上全是冷气。心，失去血色，硬梆梆的了。

事情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七月一日，多么美好，多么庄严，多么令人热血沸腾的日子！在这一天以前，中共P城市中心城区委员会的青年干部、办公室调查研究组的组长钟亦成，正象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无保留地参加着反右派斗争，他还是办公室领导运动的三人小组的成员呢。然而，七月一日，首都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位文艺评论界的新星写的批判文章，这篇文章批判了钟亦成发表在一个小小的儿童画报上的一首小诗。小诗的题目是《冬小麦自述》，拢共不过四句：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可怜的钟亦成，他爱上了诗。（有人说，写诗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不论拜伦还是雪莱，普希金还是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决斗中被杀就是自杀，要不也得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坐牢。）他读了，背诵了那么多诗，他流着泪，熬着夜，哭着、笑着、叨念着、喊叫着、低语着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诗，就是这首《冬小麦自述》也写了那么多、那么多行，最后被不知是哪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近视度数很深的编辑全给砍掉了。截至这时为止，钟亦成发表出来的诗只有这四句，而且是配在一幅乡村风景画的右下角。然而这也光荣，这也幸福，这是大地的一幅生生不已的画面，颤抖的小黄菊花，漫天遍地的白雪，翠绿如毡的麦苗和沉甸甸的麦穗……这四句也蓄积着他的许多爱，许多遐想。他在对千千万万的儿童说话。读了他的诗，一个穿着小海军服的胖小子问他的妈妈：“什么叫小麦？小麦比大麦小多少？”“我的孩子，小的不见得比大

的小啊，你明白吗？”烫头发的、含笑的妈妈说，她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词句。还有一个梳着小辫子的小姑娘，读了他的四句诗，她就想到农村去，想看一看田野、庄稼、农民、代谢迭替着的作物，还有磨坊，小麦在那里变成了雪白的面粉……多么幸福，多么光荣！

然而它受到了评论新星的批评。那是一颗新星，正在红得透紫。评论文章的题目是：《他在自述些什么》。新星说，这首诗发表在五七年五月，正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杀共产党”，他们用各种形式，包括写诗的形式发泄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变天的梦想，反攻倒算的渴望。因此，对于《冬小麦自述》这首诗，必须从政治斗争的全局加以分析，切不可掉以轻心，被披着羊皮的豺狼、化妆作美女的毒蛇所蒙骗。“野菊花谢了”，这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我们生长起来”，则是说资产阶级顽固派即右派要上台，“我们”就是章罗联盟，就是黄世仁和穆仁智，蒋介石和宋美龄。“冰雪覆盖着大地”，表达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暗、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还不限于此，“我们孕育着丰收”，其实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载着这篇文章的报纸下午才运到P城，临下班以前来到了中心城区委员会。文章象炸弹一样地爆炸了，有的人惊奇，有的人害怕，有的人发愁，有的人兴奋。钟亦成只看了几句，轰地一声，左一个嘴巴，右一个嘴巴，脸儿烫烫地发起烧来了，评论新星扭住了他的胳膊，正在叭、叭、叭、叭左右开弓地扇他的嘴巴。你怎么不问问我是什么人呢？怎么不了解了解我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就把我说成了这个样子呢？钟亦成想抗议，但是他发不出

声音，新星已经扼住他的脖子。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提问题提得那么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样严重，那样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火力，具有一种不容讨论的性质。文艺批评是可以提出异议的，政治判决，而且是军事法庭似的从政治上处以死刑的判决，却只能立即执行，就地正法。

然而他不能接受，他非抗议不可。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堂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见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白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

他去找区委书记老魏，老魏的家就在区委委会的后院，老魏的妻子就在这个区工作，但是老魏多数情况下仍然住在办公室。灯光下，老魏拿过了那张报纸，越看，眉头就皱得越紧，没有听完钟亦成的激动的申辩，他说：“你这个同志呀，不要紧张嘛，要沉得住气嘛，要经得起考验嘛。好好工作！有什么想法，可以谈嘛。”

区委书记的话，主要是区委书记的态度，使他安心多了。但当他从走廊走过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组长宋明正在认真阅读评论新星的文章，手捏着红铅笔，圈圈点点。宋明同志，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来就有点发怵。宋明长着一副小小的却是老人一样的多纹络的面孔，戴着一副小小的、儿童用品一样的眼镜，最近刚与老婆离了婚，从早到晚板着面孔，除去报刊和文件上的名词他似乎不会别的语言。给钟亦成印象最深的一年以前，钟亦成曾经发现，在宋明的工作台历上，和密密麻麻的

“催××简报”、“报××数字”、“答复××询问事项”、“提××名单”等事项并列的还有“与淑琴共看电影并谈话”（淑琴是他妻子的名字，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以及“找阿熊谈说谎事”（阿熊是他的儿子的名字，现年六岁）。现在，评论新星的文章引起了宋明的注意，肯定，他的工作台历上将要出现新的项目，如“考虑钟亦成《自述》一诗”之类，这令人未免发毛。

钟亦成找了自己的恋人凌雪。凌雪说：“这简直是胡扣帽子！是赤裸裸的陷害和诽谤，是胡说八道！”又说：“也不能他说什么就算什么啊，不用理他！别发愁，劳驾，走，咱们上街喝一杯冷牛奶！”

凌雪的话使钟亦成的心活动了些，抬起头，天没有塌下来，踉踉跄跄，地没有陷下去。钟亦成还是钟亦成，爱情还是爱情，区委会还是区委会。但他觉得凌雪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她怎么体会不到，“新星”的咄咄逼人的架式和语言后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危险！

什么危险？他不敢想。他可以想象自己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能想象这危险。但他从七月一日这一天产生了一种如此令人懊恼又令人羞辱的心理：他非常注意旁人对他的态度，注意别人的眼和脸。可能是他神经过敏，也可能确是事实，他觉得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以后程度不同地对他改变了态度——他知道，这是“新星”的文章的效应。有人见了他的习惯地一笑，但笑容还未完全显露出来就被撤销了，脸部肌肉的这种古怪的运动可真叫人难受！有人见了他照例伸出了手，匆匆地一握——眼睛却看着别处。有些特别熟悉的同志，见了他不好不说几句话，但说的话颠三倒四，显然是心不在焉。只有宋明，见了他以后态度似乎比往日更好一些，宋明的彬彬有礼和从容不迫后面包含着一种自负，一种满足，却绝没有虚伪。

八月，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上级批评了这个区的反右运动，说